

哈萨克古代文献研究（之三）

耿世民

（中央民族大学 哈萨克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081）

摘要：此文为作者在《哈萨克古代文献研究》（一）（二）之后，撰写的第三篇关于哈萨克古代文献研究的论文。介绍了大概在今哈萨克斯坦七河地区一带，于14—15世纪左右成书的史诗《乌古斯可汗传说》。

关键词：哈萨克；乌古斯可汗；传说

中图分类号：K29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76（2006）04—0001—04

在以前发表的《哈萨克古代文献研究》系列论文中，我们已大致介绍了现存的古代克普恰克-哈萨克语文献^①。下面我们拟介绍另一著名的文献——《乌古斯可汗传说》。

《乌古斯可汗传说》（Oguz-nama，以下简称《乌诗》）是流传在克普恰克草原和中亚广大地区的一部散文体英雄史诗。现存唯一回鹘文写本藏于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编号为 Suppl. turc, 1001（即所谓舍费 Ch. Schefer 收藏本）。写本用草体回鹘文写成，首尾部分残缺，大小为19×13厘米，共21叶，42面，每面9行。在第一面第二行 ushbu turur（这是）二字后画有一公牛像。在第五面第九行 ushbu turur 二字后画有一鸟图。在第六面第四行 ushbu turur 二字后画有一独角兽像。

写本在书写法上有下列特点：

（1）像其他元代（13—14世纪）用回鹘文写成的文献一样，d和t，s和z，q和gh常替换使用；

（2）区分s和sh（在s字母右方加两点表示sh）；

（3）也像其他回鹘文文献一样，第一音节中元音ö或u一般写成o或u，即前面不加一斜划；

（4）在许多以y起首的词中，常以ch字母（应读作j）代替y。这一特点反映出该写本抄写于哈萨克斯坦七河地区，抄写人属于操j方言（像现代哈萨克语一样）的人。写本语言属于晚期古代克普恰

克语。

由于写本开头部分残缺，所以原书名题作什么已不得知，我们根据其内容，暂称作《乌古斯可汗传说》。其主要故事情节如下：

英雄乌古斯一生下就不同凡人，四十天后就长大成人。他生相怪异，脸是青的，嘴是红的，眼睛也是红的，全身长满了毛。他有公牛一般的腿，狼一般的腰，黑貂一般的肩，熊一般的胸。英雄乌古斯为人民除害，在森林中杀死了吞噬人畜的独角兽。一天，乌古斯在一处膜拜上天，这时从空中射下一道光，比日月还亮。光中有个姑娘，一人坐在其中。姑娘十分漂亮，她笑时，天也笑，她哭时，天也哭。乌古斯爱上了这位姑娘，娶了她。生下三个儿子，长子名叫太阳，次子名叫月亮，三子名叫星星。

一天，乌古斯又在一个树窟窿中看见一位姑娘，她也十分漂亮，“眼睛比蓝天还蓝，发辫像流水，牙齿像珍珠”。乌古斯也爱上了这位姑娘，娶了她。生下三个儿子，名字分别叫做天、山、海。

之后，英雄乌古斯做了国中的可汗。他对属下诸官和百姓宣称：“我是你们的可汗，你们拿起弓、盾随我征战。让族标作为我们的福兆，让苍狼作为我们的战斗口号。愿铁矛如林，愿狩猎地野马成群。让太阳作为我们的旗帜，让天空作为我们的庐帐！”

之后，乌古斯可汗开始了征战活动。东方（右方）阿勒通汗（金汗）表示自愿归服，于是乌古斯可

汗与他结成了友谊。而西方(左方)乌鲁木(罗马)皇帝进行反抗,于是乌古斯可汗率大军征讨。一天早上,当他们扎营在冰山脚下时,一只大苍狼在亮光中出现。苍狼自愿为乌古斯大军带路。在亦得勒河(伏尔加河)畔,双方大军进行了激战。乌古斯可汗获胜,乌鲁木皇帝败逃。

之后,乌古斯可汗又征服了女真,最后还征服了身毒(印度)、唐古特(西夏)、沙木(叙利亚)、巴尔汗(西辽)。

史诗的末尾叙述乌古斯可汗分封其领地给诸子:三子在东方,三子在西方。并把前三子从东方拾来的金弓断成三截分给他们,把后三子从西方拾来的三只银箭分给他们。最后告谕诸子:“三兄长是弓,弓射箭”,“三弟弟是箭,箭要服从弓。”

关于乌古斯的故事也见于 14 世纪波斯史家拉施德艾丁(Rashidaddin)的《史集》(Jamiah al-Tawarih)和 17 世纪中亚史家阿不勒哈孜(Abulghazi)的《突厥世系》(Chejre-i turk)等书中。不过故事情节较简单,并且被打上伊斯兰教的烙印。这里乌古斯已变成虔诚的穆斯林。他为了传布伊斯兰教曾起兵反抗他的异教徒父亲——哈拉汗(黑汗)。后者使我们想起新疆和中亚历史上著名黑汗王朝(10—12 世纪)的称号“哈拉汗”。原故事中所有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东西都已消失不见。在《史集》和《突厥世系》二书所载这个故事的变体中,又以后一变体比较接近回鹘文本。它显然经过阿不勒哈孜的加工。通过仔细比较研究,我们认为阿不勒哈孜所据原本和巴黎回鹘文本应共同出自一个更古老的本子。

另外,尚存有用察哈台语写成的所谓《乌古斯可汗之书 Oghuz—nama》。

不久前土耳其学者奥尔孔(H. N. Orkun)在土耳其发现了另一个关于这个故事的诗体本残卷。关于此本写成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太清楚。

《乌诗》按其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史诗的开头部分(直到乌古斯成为可汗)和结尾部分(即大臣乌鲁克·吐鲁克做梦及其后的部分)。第二部分主要叙述乌古斯可汗的征战活动。

史诗第一部分反映了古代突厥人民中流传的关于本族起源和创世说的神话,以及某些古老的风俗习尚。像其他民族一样,在古代人中应流传有关于本民族来源的各种神话或传说,类似这方面的东西也为我国古代史籍所著录。例如《周书》卷 50《突厥传》中就记有下列突厥起源的神话:“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

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狼在侧,并欲杀狼,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数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或云,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泥师都既别感异气,能徵召风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一孕而生四男:其一变为白鸿,其一居于阿辅水、剑水之间,号为契骨……其一居践斯处折施山,即其大儿也。山上仍有阿谤步种类……遂共奉大儿为主,号为突厥”。

此外,穆斯林史家如朱外尼等著作中也载有类似的故事。

关于乌古斯的六个儿子名叫“太阳”、“月亮”、“星星”和“天”、“山”、“海”,应和古代突厥-克普恰克人的创世说观念有关。

这一部分的其他一些情节则反映出古代突厥中萨蛮教(shamanism)的残余。如史诗末尾提到竖立两根木杆,木杆顶上各放一金鸡、银鸡,木杆下面各拴一黑羊、白羊。类似情况我们可在西伯利亚雅库特人中见到。19 世纪末曾在雅库特人中长期生活过的突厥学家别卡尔斯基(E. Pekarskiy)谈到,雅库特人常在空地上竖立两根木杆,木杆间拉上绳子,然后把要宰杀献给精灵的牲畜拴在杆下(见别卡尔斯基著《雅库特语字典》卷三,页 2040)。我们还知道突厥和蒙古族中流行的萨蛮教是非常崇拜树木的。黑羊、白羊问题无疑也与萨蛮教有关。在某些尚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如西伯利亚的楚克奇人)中有所谓白萨蛮(主治病)和黑萨蛮(主驱鬼)之分。

关于史诗中苍狼引路的情节,我们认为应和突厥族原始图腾崇拜有关。前引《周书·突厥传》已反映出这个问题。同传尚有“(突厥)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按:即 böri 一词的音译),夏言也狼也;盖本狼生,示不忘旧”的记载。

史诗的第二部分主要叙述乌古斯的征战活动。无疑这些情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事件。但我们不应忘记史诗是文学作品,而不是历史。为此,我们认为过去一些研究《乌诗》的学者试图把史诗的主人公乌古斯可汗与某个历史人物,如匈奴单于冒顿、蒙古成吉思汗等联系起来,是不必要的。像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一样,史诗也不表现具体的历

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它是在民间长期流布过程中，经过许多代无名作者的加工、锤炼，逐步形成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可在史诗中看到某些间接反映出的历史事件影子的可能性。

史诗第二部分中另一引人注目之点，是对许多著名突厥部族(包括个别非突厥族)名字作民间词源学(popular etymology)的解释。在乌古斯可汗的征战过程中，他得到所属各部的帮助。这里，各部族的名字都与各该部族首领的某种行为联系起来加以解释。如克普恰克(Qypchaq, 元代我国史籍一般写作钦察)部名被解释为“空树干”，是制造独木舟帮助乌古斯渡河的人的名字。康里部名被解释为“高车”(在古代突厥语“qangly”中，意为“车子”)，他是发明高车运载战利品的人。萨克拉夫saqlav(按此词原为“斯拉夫”一词的阿拉伯语的复数形式)，被解释为“守卫者”(乌古斯给翰罗斯别克起的名字)等等。

总之，史诗这一部分中提到的许多国家和部族名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克普恰克人对周围其他民族的了解以及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下面我们对史诗的形式和语言试作初步分析。

《乌诗》虽为散文形式，但一些地方也夹杂有韵文。例如下面一段为八音节的诗歌形式，并押脚韵：

män sänlärğä boldum qaghan 我是你们的可汗，

alalyng ya taqy qalqan; 你们拿起盾和弓箭随我征战；

tamgha bizgä bolsun buyan, 让族标成为我们的福兆，

kök böri bolsunghyl uran; 让苍狼作为我们的战斗口号；

tämür jydalar bol orman, 让我们的铁矛像森林一样，

aw yärdä yürtüstün qulan; 让野马奔驰在我们的猎场。

taqy taluy taqy mürän, 让河水在我们的土地上奔流，

kün tügh bolghyl kök quryqan. 让太阳作旗帜，蓝天作庐帐。(96-102)

再如大臣乌鲁克·吐鲁克的下面一段话是由13音节构成的诗句：

ay qaghanum sängä yashaghu bolsunghyl uzun, 啊，我的可汗，愿你万寿无疆！

ay qaghanum sängä törtülük bolsunghyl tüzün; 啊，我的可汗，愿国家法制公正！

bängä kök tängri bärđi tüshümdä kälđürsün, 愿上天在梦中示我的应验！

talay turur yärni urughunggha bärđürsün. 愿您征服的国土子孙永传！(323-327)

另外，史诗中有许多句子表面似为散文，但我们稍加注意分析，当即发现它们之间有很强的节奏感。例如：

oshul oghulnung öngluki chyraghy kök ärđi, 这男孩的脸是青的，

aghyzy qyzyl ärđi, 嘴是火红的，

közläri al 眼睛是鲜红的，

sachlary qashlary qara ärđilär ärđi. 头发和眉毛是黑的。(5-7)

实际上这段文字不仅节奏感很强，同时也可看做一首四行诗，即一、二、四行押同韵。

再如下面一个状语成分后连用三个简单动词，表示时光的流逝：

qyryq kündün song 四十天后，

bäduklädi 他长大了，

yürtüdi 走路了，

oynady. 玩耍了。(11-12)

除此之外，尚有：

künlärdän song, 过了许多白天，

kächälärdän song, 过了许多夜晚，

yigit boldy. 他长成为一个青年。(17-18)

bu chaghda, 在这个时候，

bu yärdä, 在这个地方

bir ulugh orman bar ärđi. 有一座大森林(19)

ya birlä 用弓

oq birlä 用箭

shungqarny öltürdi 他射死了兀鹰。(42)

此外，许多对仗句子的使用也加强了史诗的节奏性。

总之，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乌诗》在特定曲调的伴奏下应是可以吟唱的。

另外，《乌诗》在语言方面有下列一些特点：

(1)《乌诗》是用一种属于晚期中亚突厥语写成的,并带有克普恰克-哈萨克语的特点。它既保有一些古代突厥语的特点,如 adugh “熊”,adaq “脚”,bädük “大”(比较现代哈萨克语中的 ayuw, ayaq, bütük)等,又有许多近代语言的形式,如 ayghyr “儿马”,qoy- “放”,atny “把马”(比较古代突厥语中的 ayghyr, qoy-, atygh)等。

(2)有许多元代蒙古语借词,如: jyda “矛”(古代突厥语为 süngü), mürän “河流”(古代突厥语为 ögüz), tüşmel “大臣”(古代突厥语为 buyruq, ilügäsi), chaq “时间”(古代突厥语为 öd)以及 nükär “同伴”, uran “战斗口号”, shirä “桌子”等等。

(3)《乌诗》在词汇方面很近于 15 世纪左右在北京编成的《高昌译语》一书。

(4)在一些词中,词首为 j-(文字上写成 ch-)代替其他突厥语的 y,如 jol “路”,jarbar- “乞求”(比较回鹘语的 yol, yarbar-)。这一特点反映出写本的抄写人应为操突厥语克普恰克语组语言(如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的人。

根据上述四点,我们同意法国伯希和氏的意见,他认为原写本是在元代用回鹘文写成。现存的巴黎本则是 15 世纪左右在今哈萨克斯坦七河一带抄成^②。

《乌诗》因其内容的古老和语言的质朴,早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意。早在 19 世纪初期,荷兰学者狄茨(Dietz)就已翻译刊布了史诗的部分译文,题作《新发现的乌古斯史诗》^③。以后又陆续有拉德洛夫(Radloff)^④、里札·奴尔(Riza Nur)^⑤、伯希和(Pelliot)^⑥、班格(Bang)和拉赫马提(Rahmati)^⑦等人进行考释和翻译。1959 年苏联谢尔

巴克(Shcherbak)又刊布了新版^⑧。

以上我们对《乌诗》的内容、形式结构、语言方面作了初步介绍和分析。《乌诗》是现存不多的古代克普恰克语文献之一,它对我们研究古代突厥-克普恰克人的历史、文学和语言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我们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

包括用回鹘文写成的伊斯兰教宗教文献《圣徒传》、《升天记》、《心之烛》等在内。

参见后来伯希和(P. Pelliot)氏发表在 1930 年《通报》上的文章最后一段。

狄茨(Dietz):《新发现的乌古斯史诗》,哈勒一柏林,1819 年。

拉德洛夫(W. Radloff):《福乐智慧》(回鹘文影印本),圣彼得堡,1890 年,191-192 页影印了《乌诗》写本的前 8 页;以及拉氏 1891 年出版的同书满文字母排印本,X—X 页为《乌诗》的德文译文。

里札·奴尔(Riza Nur):《乌古斯之书——突厥人的史诗》,(埃及)亚历山大港,1928 年。

伯希和:《回鹘文乌古斯可汗传说的考释》,载《通报》,1930 年,卷 27,247—358 页。

班格(W. Bang)和拉赫马提(R. Rachmati):《乌古斯可汗传说》,载《德国科学院纪要》,语文学历史学部,1932 年,第 25 期,683—724 页。

谢尔巴克(A. Shcherbak):《乌古斯之书》,莫斯科,1959 年。

【栏目主持:吴孝成】

【责任校对:翟新菊】

Kazakh Ancient Documental Research (III)

GENG Shi-min

(Department of Kazak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Nationalit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is is the Author's third paper on *Kazakh Ancient Documental Research* after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It retells something of Qi He area in Kazakhzitan country now and the epic, the legend of Wugusikehan, which was finished about 14—15 centuries.

Key words: Kazakh; Wugusikehan; legend